

延安之行

| 航空工业金城 智文浩

从西安北上，经过铜川，走了大概两百多公里，就到了延安。车窗外的景色，从关中平原的平坦开阔，到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地表破碎，不觉间慢慢切换。行驶在高速上，客车穿过隧道，再上大桥，循环往复，伴随着夜幕一起抵达延安。

延安坐落在黄土高原。在我的印象中，黄土高原大概是千沟万壑，支离破碎，放眼望去，应是黄茫茫一片，水土流失严重。这次去延安，发现并非如此。地形破碎依旧，不过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则并不显现。在路上看到的黄土塬、黄土梁、黄土峁等，已是绿意盎然。除了少部分特别陡峭的山壁，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植物。在延安，草木蔚然，更是突出，或许退耕还林，植树种草已经大有成效。

看这茫茫黄土，想到蒙古风沙经过浩荡长风千万年的吹拂，受到太行、吕梁、六盘山的阻挡沉积，仿佛一幅遮天蔽日的画卷在从天幕而降，一粒粒不起眼的黄沙堆积成厚厚黄土。在水的侵蚀下黄土分散、崩解，形成数目庞大的地表径流，汇入黄河向东流入渤海，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内陆几千里之内的黄沙碎砾，随着长风呼啸奔袭到黄土高

原，在经流水搬运到达浩渺大海成为饵料，滋养着浮游生物。享用着浮游生物孕育的海产，被人们端上餐桌，构成这微妙的循环，让人惊叹造化的神奇。

在印象中，谈到黄土高原，贫瘠、荒凉便映入脑海。和云贵、内蒙古和青藏高原的秀丽风光相比，“面朝黄土背朝天”似乎是固有印象。

记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在陕西的北面，黄土高原的边缘的农牧分界地带，长城内外累累白骨，生灵涂炭，创伤热血浇灌这土地。即使硝烟散去，断壁残垣也镌刻着当年的战争记忆。战争过后，还有蝗灾、旱灾，在这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从秦汉到明清，几乎经常浮现，记得曾看到过的文献中有“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延”即现在的延安。延安之苦，可见一斑。行路难，难行路，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道路侵蚀，黄土的松散性使得修路养护也非易事。“羊啦肚子手啦巾哟三道道格蓝，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一个在那山啦上哟，一个在那沟……”隔着一道道山沟，苍茫恢宏、凄凉悲壮的信天游记录着高原自然景观。在这口口相传的述说中，这苦难的形象深入人心。

但与此苍凉印象相比，未能以风光取胜的黄土高原的文艺作品则名声

更响，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影响了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孕育的延安在饱经坎坷的黄土地上爆发，最苦难的地方变成了革命胜地，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脉络。沿着这些脉络向上，似乎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磅礴伟岸的力量，在血脉中奔涌。

在王家坪，在杨家岭，在枣园革命旧址，土墙上悬挂的老照片彰显着伟人依稀的风采，温文敦厚中有锐利目光闪烁，姿势仿佛有热血涌动。昔日荫翳的战争风云已经散去，留下湛湛蓝天，还留下挺拔的槐树静默着往昔的故事。从陕北吴起镇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之后，黄土高原上掀起新一轮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制定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克服抗战最大困难，召开七大，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思想、政治与组织基础，转战陕北，建立新中国。在这其中，多少风云激荡。耳熟能详的南泥湾开荒、整风运动、精兵简政、持久战等，就诞生在这伟岸的历史当中。站在杨家岭七大会场的旧址上，在“同心同德”的背景下，似乎耳边还回荡着“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声音，心驰神往。

“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在枣园革命旧址现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凝聚在这窑洞中诞生出来一篇篇《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自此，延安的窑洞不再只是避风挡雨的栖身之所，它更是思想和精神的载体；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在延安窑洞里所写的一篇篇光辉论著，成为指导整个中华民族解放思想战争的灯塔。

在壮阔的背后有着无数卑微，在胜利脚下潜伏着无数鲜血，历史车轮上的生离死别与人心阵痛的细节，构成了鲜活的历史。在延安保育院旧址，革命烈士的遗孤成长的经历也让人唏嘘不已。看着眼前的旧物，让人感叹那些饱经沧桑战乱之苦，家人生离死别之痛的岁月。尤其是在观看《延安保育院》剧场演出之后，当参观看到的实景与眼前的表演对照之后，细节的浮现让人猝不及防。那艺术再现的张力与脑海中的印象契合，打动人心。那些孩子，多数是牺牲在前线的战士遗孤被寄送到这里，听着枪声炮声长大，在来回转移中成长，经受疾病与情感煎熬，也有就在幼年时辞世，未能看见黎明曙光，最后东渡黄河，成长起来。

在此之前，延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政治或革命符号，提到它，就是那个共产党的根据地。但当走近她、触摸她，会发现，符号后面牵连着一段段鲜活的故事，交织着一场场纵横捭阖的历史。

在这片苦难、贫瘠的土地上，那些生长于此的人们，在这反视，吸取养分，升华出伟大的作品。在苦难中发源的笔墨，成了当代中国最动人、最深沉的思考，苦难的黄土高原成了精神高原。

在清凉山东侧是延安时期的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总社、解放日报社旧址，在凄风血雨中不屈地发出救亡图存的声音，激励着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捐躯难。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重要标志和象征的宝塔山，巍巍屹立，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九百年前的范仲淹曾在此屯兵驻守，以致元昊不敢侵犯。毛泽东就感慨他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大抵伟人均有惺惺相惜之感。塞下秋来风景异，而今迈步从头越，胸怀建功立业志向，肩负救国救民使命，古往今来，英雄的心境应是共通的。

现如今，苦难的文学记忆依然在影视作品中浮现，但苦难本身渐行渐远。黄土高原上的工业化进程让人不在困守穷乡僻壤，大量植被重新覆盖，一切将迎来新生。



爱你如画 念你如诗

| 航空工业上电所 林海

总有一天，你会遇上一座如彩虹般绚烂的城市，漫步于古老的石板，仰望瑰丽的建筑；总有一天，你会遇上一个充满惊喜的国度，细数着悠久的历史，醉心于闻名的杰作。

抱着对时尚与文艺生活的向往，我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拥有的远远不只是风景。这个充满了自豪感的国家拥有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和美食文化，因此，几乎在每个角落都有热情洋溢的节日盛会和令人愉快的美食。意大利的风景几乎不受时间限制，从托斯卡纳绵延起伏的丘陵到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峰，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海岸线和吞云吐雾的南部火山，应有尽有。

由于是第一次去意大利游玩，所以行程安排的都是火车易到的大城市，从美丽的威尼斯一路南下，经过时尚的米兰、文艺的佛罗伦萨，直达古老与现代融合的罗马。

威尼斯是一个美得让人不想离去的城市。在威尼斯的每个角落，都能见到难以忘怀的美景：清澈运河上的小桥；轻快穿梭的贡多拉；倒映在海上的尖塔和远处的穹顶；随处可见的面具与玩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圣马可广场，这座宏伟的广场完美地集中了威尼斯过去的显赫及现在游人的热闹。当阳光洒满广场，在露天酒吧点上一杯清凉饮品，享受着乐队演奏的古典乐曲，漫无目的地看着圣马可大教堂，以及教堂前为寻觅美食而来的鸽子，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心灵归于平静。

离开威尼斯的瑰丽，再来感受米兰的时尚。米兰是意大利的金融和时尚之都，有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象和国际发达的购物环境。这里充斥着国际各大奢侈品品牌，以及时尚人士。米兰的街头如同时尚杂志和流行指南，可以窥探出新一季的时光单品与流行趋势。米兰不仅仅是时尚的，还是热情的。这里有圣西罗球场，有AC米兰和国际米兰，更有狂热的球迷们。恰逢出游期间有米兰同城德比，于是就提前买好票，准备感受一下狂热的氛围，给喜爱的AC米兰加油助威。记得刚入球场还在为寻找座位而担心，一位意大利球迷热情地跟我说，“到了咱们的地盘就随便坐”，这暖心的话让我紧张的心瞬间就放松了。



这次比赛虽然是客场，但是2：2的结果让我十分兴奋，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告别米兰，拜访佛罗伦萨的文艺。佛罗伦萨主城很小，但它完整地保存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貌。在城市名人录上能看到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美第奇、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街头随处可见的雕塑就是名人的创作瑰宝，美术馆、博物馆和教堂内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乌菲兹美术馆。进入该美术馆，一件件逼真的人物雕塑以及华丽精美的木版画映入眼帘，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创作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结晶。踏上佛罗伦萨的石板路，穿过熙攘的老桥，到对面山头的领主广场买一杯酒水，在台阶上席地而坐，看夕阳下河对岸饱经风霜的老城，看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看熙熙攘攘的行人。岁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斑驳，更沉淀了文化。

不管是历史书中的罗马帝国，抑或是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罗马都是心向往之的神奇地方。“花儿与少年”节目中，罗马就是那个“人们说，在此穷尽一生也无法遍览其美妙之处。然而，就一次短暂的到访，你就会因其艺术、建筑瑰宝、歌剧广场、浪漫的街角及铺着鹅卵石的小巷而流连忘返”。确实，城市的整体风格处处洋溢着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气息，让人无法抗拒。古罗马斗兽场的宏伟与残暴、梵蒂冈博物馆的古典与奢华、许愿池的神圣与浪漫、万神庙的庄重与智慧，一步一景的古典建筑彰显着罗马帝国的繁盛；便利的交通、穿梭的人流、热闹的街市、丰富的活动，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展示着现代罗马的美好。

欧洲人会花一百多年建一个教堂，米开朗基罗完成西斯廷教堂的壁画花了4年，了解这一切后，深深地被他们认真严谨的精神折服。这十天的意大利之旅补习了一些欧洲历史知识，但仍不足以把这个国度的美尽收眼底。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命不止，行走在不息。

致康提

| 周欣

辗转两个月，最初的热情逐渐淡去。我终于来到了斯里兰卡。旅途过半，终于抵达千年王城康提。一进城，满脑子只有一个词：风情。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致？仿佛穿越到千年前的繁华古都，仿佛街上窈窕而过的都是身穿纱丽的佳丽。白色，各式各样的白色建筑淡淡地泛着微

黄，时间也似一袭纱丽，为古城再添风情。

山城，高而陡的青石板台阶层层叠叠，蜿蜒而上，让我想到了里斯本。几面夹山，易守难攻。天空云雾缭绕仿佛汇聚的王气氤氲。

康提的雨天，就像一个磨人随性却率真的小妖精。一天中，能下二十场雨。时而温婉多情如深闺少女，时而激烈决绝如江湖侠女。有时来得倾盆，刚撑起伞，她却自顾自地停了。有时以为只是一时任性，她却淅淅沥沥。多云时，可能她心情欠佳，需要排解情绪，大晴天，可能她容颜大悦，需要消遣作乐。总之，一切的表现形式都是时不时下点不可捉摸的雨。

当这时断时续的雨，落入康提湖荡漾的涟漪里，浪漫就此提笔。就像西湖浪不平，再逢瓢泼雨，许仙白蛇互许一段佳话。康提湖边有许多身着传统婚仪盛装的新人拍婚纱照。康提湖就像一方守护神，含笑不语，只提供最美的背景，予世世代代的子民。上善若水，康提湖的水可算至善。山风跃向湖底，湖镜映村山影。涓涓柔情，却让城市难得的宁静。

岸边杨柳依依，清风徐来，最是夏夜好去处。遥望康提湖彼岸，远见佛寺盛况。万人空巷，繁华盛典，在明月下如风吹烛影摇曳不清，如一场千年醉梦，往复循环，

不愿醒来。此岸，却只能听见些许，远不及佛寺张灯结彩绰约在黑色的湖里更瞩目。彼岸，象群披挂，王侯登场，士兵扬威，艺人竞技。再观康提往日王朝盛世。声音被无限倍放大，从缥缈如天外来音，到真实似耳边掷地，仿佛梦境被拉近。

晨起略凉，云雾厚重而星光黯淡。沿湖而行，蓦然回首，忽见佛寺的灯衣璀璨如一袭满缀七宝的袈裟，灿烂在晓风残月杨柳岸里。善男信女，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早早守候在佛寺前，捧着托钵盘，细细摆好各式鲜花，清丽的白莲，圣洁的茉莉，数不胜数。微风如舞姬一双灵动的手，广袖且略舞，暗香袭怡人。

大雨骤降，路灯下逆光观赏，如火树银花，如暗夜飘雪，令人愣怔，一瞬间不知怎的，只觉四大皆空罢了。

佛寺寺终于开门，信徒鱼贯而入。脱鞋赤足行于浸满冷雨的石板上，寒意自脚底一直蹿进心里，如果还余留些许浮躁喧嚣，那火焰也瞬间被浇灭。石板粗糙不平，刺痛着神经，磨砺着足骨。人在适度的疼痛时，反而更容易趋向平静。什么都不无暇顾及，什么都不愿细想，只愿对话与天地，絮絮于自己。其次，适度的疼痛会予我舒适的鞭策，不急功近利，不断前进。古来有些高僧苦行，也许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 中国航发西控 刘红梅

有一首小提琴曲《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有一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故事常常撩动思绪，让我对帕米尔高原的风情心驰神往。

去过新疆的人说：不到新疆就不算到中国，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喀什市是南疆的代表区域，民族风情更浓郁，居住着维吾尔族还有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帕米尔”就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到帕米尔高原游玩，除了看美景，还想看看帅气的“阿米尔”和美丽的“古兰丹姆”。

我们一路从喀什市区出发，沿途有奥依塔克红山、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玄奘西游歇脚的古驿站，或苍凉、或深邃、或壮观、或神秘，每一处都以各自不同的形态触动震撼人心。过了红其拉甫口岸本想能近距离接触到最高的国门，边境气氛紧张，国门去不了，遥望雪山深处，内心感念：所有的岁月静好，定是有人为我们默默负重前行，致敬最可爱的边防战士，为我们守护和平与安宁。

转向住宿地，喀什地区最边远的县城——塔什库尔干，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这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就像睡在大山围成的摇篮里。路上车辆很少，主干道尽头是皑皑的雪山，两旁是挺拔白杨，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洁白的云朵，深深地吸一口稀薄又洁净的空气，仿佛灵魂也被净化了一样。

县城中心一处雕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一只展翅飞翔在冰山雪峰上的帕米尔雄鹰，这雄奇壮美的帕米尔高原，历练了塔吉克民族坚毅的性格，造就了雄鹰与冰山的神奇魅力。县城不大，一路下坡走到尽头就是传说中的石头城，是古丝绸之路著名的城堡遗址，由乱石堆砌而成，自唐至清，扩建及驻军不断，雄踞要津，气势雄伟。城下就是金草滩，抬眼望远处的雪山海拔低的地方已经融化露出了苍黄的土层，想必这片草原是雪山融水滋养的，水草丰美，牛羊遍地，和雪山、白云、蓝天交融在一起，也算是风景宜人，但是

关联不上“金草滩”这个名字，然而就在我们准备返回住所，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顿时被惊艳到了，这是所谓的惊鸿一瞥？在夕阳的映照下，碧绿的草滩忽然披上了一片亮闪闪的金色，怔怔地看着，才想起招呼伙伴返回时，霞光如仙女般魔杖一挥又山体穿上金装，那稍纵即逝的金色，像是和我们做游戏似的，未等我们留下满意的照片，仙女回家了，美景消失了，再看看时间，竟然是晚上10点了，阳光依然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带着遗憾约定明早再来，第二天8点，我们出门了。

这时的草原寂静一片，薄雾像透明的纱幔徐徐飘动，草原尽头山顶，透出一片胭脂红色，霞光仙子已梳洗打扮妥帖，要闪亮登场了，我们紧张地、焦急地等待。蓦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晨曦飞升，霞光染红了整个苍穹，染红了万顷草原，蒙古包上炊烟袅袅升起，牛羊的身影缓慢游走，水车吱吱呀呀的转动，几条灰白的水泥道连接着深处耸立的吊桥，远处大片白桦林像是草原的花边，塔什库尔干河蜿蜒回转，形成好多蓝宝石般的小水潭，倒映出一幅幅多彩的水墨画。

在帕米尔群山的衬托下，无际的大草原敞开它的胸襟，呈现出秀丽壮阔的场景。遥望晨光中的石头城，古朴安静，更显沧桑、巍峨。一时间我们这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城市人，忘我地陶醉在这仙境般的田园风光里。喂饱了眼睛和心灵，肚子不知趣地叫了起来，果然已快到平时午饭时间了，由于是上坡加上缺氧，返回的脚步就不那么轻快了，来时说了一路的“阿米尔，冲”，现在也冲不动了，看到有一辆车经过，试着招手看能否搭乘一段，没想到司机很热情地拉着我们到驻地，还坚决不收给他的车费，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了几遍：“欢迎你们来这里。”

当回到西安，朋友问我到喀什旅游可安全，我可以以我的经历回答，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人去了还想去。此行让我明白平安和谐是各民族的福气，就像在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看到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幸福的阳光普照中国大地。

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

